

万里迢迢,我有许多年没能回家乡了。家山印象依稀,常所萦绕的是淡淡暮年乡愁,是日暮乡关的诗与远方。

时光流转,我寓居了大半辈子的北国京津,却曾是邕州少年我北望的诗与远方。那时每到清明、重阳时节,都随家中大人,坐船南渡邕江回乡,在大人拜山扫墓,小孩就当远足郊游。我坐在良风江江草滩上,眼望近山野天际浮云,脑中散散漫漫不思而想:什么时候我能爬上身远处,大人讲的烟墩山,看看那古代戍边烽火台的遗迹是什么样的?烟墩山隔断的迷离远方,会是什么样的世界?天苍山五马岭横堵良风江对岸,岭上流云会飘落何处尘寰?怀着少年远游执念,我高中毕业不报考邻省广州的大学,只报遥望京城的大学。少年梦成真了,原乡却难回去了,反而成了北地游子南望的诗与远方。

我的原乡是南宁市南郊,一个负山面水,只有不到十户同姓人家,叫马头坳的僻野小村。村头有不高不大、墙砖剥落的门楼,嵌有写着“举人第”的陈年木匾。那“第宅”是村头右边几间青砖老屋。仄窄的村巷左近,是远房族亲高低错落的瓦舍土墙。村中族长就是清末武举人——我曾祖父,我祖父是他的第四个儿子。祖父不囿于村居,青年外出闯荡,迁往市区谋生,虽然并不顺兴、发达,却自力创家立业;独子早逝后,肩负养育孙辈重担直到晚年。家姐弟都生于市,唯独我生于村。那是因为日寇侵华,曾两度侵略南宁。南宁第一次沦陷前,我家回乡避难,近年年底了,快要临盆的母亲,还忙着蒸年糕。敌机临空,母亲在祖屋生下我。南宁第二次沦陷前,父亲任职的省立图书馆,疏散桂西北山区,我也逃难到百色,镇结山乡。母亲在村墟摆粥摊,帮助维持艰难度生。我在巴发村上小学,校舍在山山坡上,山间就是小学生们的运动场、游戏场。石山隙中生长石螺,和稻田塘中乌黑的田螺不一样,石螺外壳白净,有紫红花纹,受烈日晒,山风吹,雨露浸,有的干裂,有的莹润如玉石。背书包放学回家的小伙伴们,边走边捡拾石螺玩,比谁谁拾得的最好看。那是我们的抗战童年。好多年后我才知道,那时我家流寓的镇结,果化山乡,曾是共产党人邓小平、韦拔群领导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的根据地。晚近我翻阅《宋史》,才知道,那一带还曾是古代壮族英雄依智高反抗北宋皇朝统治的起事地;更令我料想不到的是,原来这极可能是我家的先祖,自北而南落籍广西邕州的渊源。

我远祖原籍山东青州,本来与南疆边地真是八竿子打不着,到了北宋仁宗朝,岭南地区有大事发生:广西西道壮族豪酋依智高大举造反。这依智高是桂西北靖西壮人部族首领,常年循例向朝廷进贡象、金、银等物,后来上表奏请“知邕州”,“求一官统摄诸部”,实际上就是想割据一方,自领自治。朝廷不答应,依智高愤而起兵反叛。几个月之间,如飓风卷地般,接连攻取南宁,攻陷桂东南诸州县,进入广南道围攻广州。《宋史·狄青传》和《宋史·蛮夷传》惊呼:“自智高起兵一年,暴戾一方,如行无人之境”;“南土骚然”,“一智高而横肆二广”。朝廷官将死的死逃的逃,当地民众则“皆附智高,智高势益张”,他公开打出旗号,自立为王,“僭称仁惠皇帝”。也就是说,依智高不但要做皇帝,还要做行仁惠之政的皇帝,与不行仁惠之政的宋仁宗对着干。这还得了?宋仁宗大为忧恐。依智高还建“大历国”,“僭称南天国”。他首创“天国”之名,八百年后被清朝粤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起事所用,建“太平天国”。叫天国是由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的宗教信仰,称“太平”则是他的社会、政治愿景。依智高的举兵举旗造反震动京,宋仁宗急诏大将狄青为宣抚使、枢密使,率大军南征平“蛮”。我家族的先祖,是狄青部队的

运粮官,随军到了广西。依智高被朝廷称作“南蛮”“贼首”,但在壮族人民心目中,他是民族英雄式的传奇人物。他是壮乡山野之子,其母亲先后嫁两任丈夫,都是骁勇攻掠的部族头领。智高十三岁时,杀了前父,接替生父成为少年酋长,就像前唐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夺太子位那样。智高母亲为人也极了得,《宋史》记载她“有计谋,智高攻陷城邑,多用其谋”。智高立国,她“僭号皇太后”。智高失败,她“收残众得三千人,习骑战,复欲入寇”。古代民间妇女哪有自己的名字?史书就以“阿依”指称她。《宋史》编撰者脱脱,是元朝重臣,查《元史》本传,他一生不曾涉足南疆,不可能了解壮人口碑中“阿依”是对依智高之母的敬称呢。《宋史》把“阿依”作为代号,载之于书,这就糊里糊涂无意中给了这位壮族母亲、没有名字的壮族女英雄,一个自带乡土民俗色彩的历史名分。

依智高回广州五十七天,不能破城;兵疲师

马头坳漫思

滕云



老,他回军广西,再占邕州。这时狄青已统官军火速到境。狄青也是一代传奇名将,史传称他“奋行伍,十余年”,“善骑射”,有八次箭伤,头脸伤痕累累,他就戴铜面具上阵,“披靡莫敢当”。不但勇毅,而且“深沉有智略”,“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”。他南征抵邕州境后,一昼夜突袭象阳、昆仑关,与依智高军对决。《宋史》载:“智高闻师师绝险而至,执大盾、标枪,衣绛衣,望之如火。”官军前锋被逼得动揺后撤。狄青马到军前,执红旗指挥骑兵,从左后方攻击依军。邕州城下的这场激战,结局是智高军乘夜而遁,狄青军平明入城。有土官报功,说发现尸堆中有穿金龙袍服的依军,一准是依智高了。狄青不予采信。后来查明智高未死,余部撤出广西,进入贵州川待机再起。智高母阿依,被官军俘获,狄青并不立即施斩,槛车递解京城,以诱捕智高。史传说“然智高卒不为出,其存亡不可知也”。

我家乡红土地舞台上演出的这幕历史大剧,出场两主角,气势如虹的依智高隐去,勇毅谋深的狄青名震朝野。强将手下无弱兵,狄青举我家先祖为运粮官,自必也是选用干员。《宋史》收录了当时流布的民谣,说:“衣(依)家种,糴(狄)家收”,已而智高叛,为青破,皆如其语。”这是以农事表政事的民谣,对我粮官先祖却不算是寓意而是实指,是他所职司。在市集、墟场、村落征收采购粮草中,他与壮乡民众交接、交易、交融,必然比一般随狄青南征的北方将官对本地民性乡俗有更多的亲闻、亲历、亲眼,因了解、理解而有所吸纳。战事结束后,狄青部队撤离北归,有少部分留下驻守或退伍转业。我的先祖,就属于有南北交融情结而自愿落地生根者。依智高隐匿之后,他的部属和后人陆续内附回归,依旧汉、壮、苗、瑶、侗多民族一体而居。听家姐讲,现时南宁附近的那龙、潭落、心墟、五塘等地,有我们同姓人口。我因而揣想,或许那也是我们先祖的遗裔,千年以还,那些繁衍的吧;我曾祖、曾曾祖,辈辈生息的马头坳村,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前史?

关于马头坳村名的含义,我成年以后有时想起来,曾向母亲、姐弟探问,向典籍、资料求解,却难得确解。首先,“马头”是不是“码头”之讹?村字前临良风江,江水清浅,无需也无义航船,不待码头本义。那么会是水旱码头的泛义吗?村边有一座木石搭砌的窄短残桥,跨良风江一湾浅水,两头连接南宁通北海的乡野古道,我幼时踏

上去玩过。古道上来往的曾是什么人、马?会是乡人、商人、旅人、官人、征人,会有驮马、驛马、乘马、战马。但乡荒屯僻,此处不应是邮车驿马、商队马帮川流的交通要冲,怎能称作“码头”?非彼“码头”,还原“马头”,可以联想而且史上可以确考的,唯有《宋史》明载,狄青征南与依智高决战邕州城下,征骑交驰,铁马纵横,人、马生死拼搏的情景。遗踪不泯,当事者后人,就把刻骨铭心的“马头”牵入村名。可是“马头坳”之“坳”该当何解?古汉语中“坳”指高陡土坡,或写作“𡵓”,指耸峙石岩,与“马头”扯得上吗?论地形地貌的实际,村头所处是高平台地,也与“坳”或“𡵓”对不上。要是从汉语音声推敲,似乎倒别露端倪。普通话所读“马头坳”,与南宁方言“白话”所讲“马头home”,音义颇有差异。南宁白话与广州粤语相近,讲马头“home”含有马头低落、马脚跪落、人落马之义。我从小汉语拼音没学好,就让人帮我请教方家,问“home”这个方音有没有对应的汉字。她代我咨询“百度”,回却却答非所问,说:有同音英文字,意指家、住宅、家乡、避难所。这一非问之答让我如闻妙语,顿感遐想妙得之乐,瞬间忆起幼年听母亲讲古所说:村人都知道,古时路过的外来骑马人,到村头都要落马拜土地公。忆起乡下这一传说,我立时觉得,这种乡俗的形成,不一定和迷信村土地庙一样简单了。如果村名真与马上人家、骑战、避难有干连,会不会是宋代此处曾军马吹嘶嘶空、铁蹄滚雷踏地的回声?事态平息后,我先祖族裔散居此方,年深岁远,追念先人,仍然心存敬畏,把这小村命名为“马头home”,以后又衍为礼敬这方土地的乡俗,不也是切理适情的吗?只是方音“home”讲得却写不出汉字,乡官行文用“𡵓”字替代,与方言的原始音义相失否,计较不得了。

世上哲人,会有“我从何处来”的玄思,村上庸人,绝无“村名何处来”的胡猜乱想。我这个原生马头坳村人非哲也不全庸,直道要写这篇国情情怀小文,方偶悟我那不起眼的小村,那绝少有人过问的马头坳村名,竟可能贮藏着家国远古史迹、族人悠游的先世记忆。

北漂溯十载,我也有机会返乡省亲拜家山。上世纪90年代那一次,我随家人回马头坳扫墓,即时我年迈母亲也还康健,能够同行。我给在村头大榕树下,良风江边歇息的母亲拍照。我父亲好学性稳、面容清秀、命蹇体残、英年早逝,母亲青年守寡、辛劳一生,抚育五个儿女成人,对我无限慈爱。我给母亲拍照,留下了在故乡土地上,拄杖挺身而立的老母亲的永恒遗影。我把母亲影像放在书房案头。母亲在乡下祖屋把我生下,母亲在身旁故乡就在身旁。那天母亲率我们进村到堂七叔家。七叔当村干部,他早起骑单车,驮自养的一笼鸡,到亭子墟卖完,赶回家杀鸡宰鸭,招待来拜山的亲戚。他家住一栋落成两年的两层楼房。他在村边水塘饲养养两大群鸭,对我们讲收益可以。我望见村后边有人家在盖楼房,红砖快砌封顶了。七叔讲,市里要在良风江大沙田搞经济开发区,马头坳村在规划片里,要铲平了,村人有钱的就赶工起筒易新屋,好多赚拆迁费。

果然,往后不多时,挖掘机开过来,带走了村屋,带走了村中的柚子园、芭蕉园,村道旁的龙眼树、番石榴树、木瓜树,村边的水稻田、甘蔗田、菠萝田。我故乡周边由莽原野,化为天际高厦林立、遍地市街纵横、公园步道蜿蜒、商住楼宇连片的新城区。马头坳村在世上消失了,村人疏散各方。我没有感伤,只有欢喜。马头坳经历的是涅槃重生。这里矗起了一座以南宁的市花吊钟花为建筑造型的巨厦,这朵超级吊钟花是中国一东盟博览会永久会址,是区域性国际化都会南宁的一个地标。南宁终年满城绿树,四季满城鲜花。昔时“蛮”风瘴雨化为朗日南天。《诗经》咏唱“凯风自南”;注释云:“南风谓之凯风,长养万物者也。”没错,祖国南疆真乃一方热土,天时热,地气热,人心热。古代腾越过方民热土的烽火,现代燃起过红色革命的赤焰,当代涌动过改革开放伟大民族复兴的洪流。

今时我与家亲族亲或依居本乡,或寓居北地,或侨居海外英美,小辈努力学习、工作,老辈安乐晚年。我的家,我的国,请让我以笔化心香一柱,记你念你祝你。记你,我小小又大大的生身原乡和精神原乡。念你,我已远还近的马头坳家山。祝你,我古老而永恒年轻的祖国。清代诗人翁同龢曾呼咏:“我劝天公重抖擞。”他写两句诗自珍故乡,也道破了普世人的乡恋共情,慨叹而言:“踏遍中华窅两腋,无双毕竟是家山。我愿见贤思齐,端严而愉悦地告白:华夏子民正抖擞向前,发少复兴,踏遍环球上窥九天下探五洋,无双毕竟是我大中华,我们的大家山,我们心灵栖依的诗与远方。

2024年5月 于洁上岳人唐

有越来越多的天津中青年作家投身到“天津故事”的书写中,他们与前辈作家一样,对生于斯、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有着炽热的情感。但不同的是,中青年作家把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新时代,着力书写当下的“天津故事”,与前辈作家形成了“时间梯队”,增添了天津文学的丰富性、多样性。天津文学院签约作家张芸,便是书写当下天津的中青年作家之一,她通过长篇小說《逐光而居》的创作(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),表达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深情之爱。

《逐光而居》的故事并不复杂,主要人物以母亲英娘和她两个女儿嫣然、潜然为主,讲述了她们平凡但又多彩的日常生活,塑造了以早年“厂花”英娘为代表的天津普通工人家庭的喜怒哀乐,主要反映改革开放以来,特别是当下天津人的生活状态,以及克服生活中的种种艰难,不断向前迈进的积极的人生态度。

这部长篇小说的丰富性还在于,作者用极为凝练的笔墨,描写了三位主要人物身边的家人、同事、同学等,这些所谓的次要人物,与英娘、嫣然和潜然一起,共同塑造了现时天津人的生活图景。这对于初次写作长篇小说的张芸来说,既是一次勇敢的自我挑战,同时也是天津文学创作的可喜收获。

《逐光而居》的显著特点在于,始终采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方式,展现天津的变化,这种展现不是表象的,生硬的,而是隐没于叙事进程之中,隐藏在人物命运的变化之中,并把这种变化通过生活状态来表现,在充满耐心的叙述中不动声色地悄然呈现。

比如说在饮食方面的变化,嫣然说正在学做菜,学会什么菜呢?有“清炖鸡、煎牛排、清蒸鲈鱼、拌蔬菜沙拉、三明治、山药汁……”讲述百姓居住的变化,不说房子有多大,而是讲居住的氛围,站在窗前,描绘往下看景象,“花园面积真不小,中间是凉亭,周围石子路蜿蜒曲折,整体呈环形。溪水通道从凉亭出发,像洋葱一样层层盘绕,石子路与溪水通道间种满各种植物……”还有年轻人之间的对话,比如嫣然跟闺蜜探讨咖啡的话题,“咖啡豆应该储存在密封的容器中,避免接触空气、光线、湿度和异味……烘焙程度是影响咖啡口味和香气的关键因素,中度烘焙和深度烘焙是两种常见的烘焙方法”等,当下的日常生活故事的推进当中,悄然地表现出来。

讲当下的新生活,但也没有回避过去生活的艰难,比如通过“姥姥家”小院等诸多场面描写出来,选择的地点“在鼓楼附近的繁华街区,在著名的永胜饭店后面的胡同里”,改革开放之前的百姓房屋,又是怎样的情况呢?“外山墙是砖砌的,其余的墙体都是用芦苇把子和白灰砌的,顶子用芦苇把子排好,上面盖一层用麦秸和土和成的泥巴顶子,再用白灰和青灰压住,就做好了光亮、结实、防雨的房顶,最后装上木质的门窗,房子就盖好了”。

张芸在讲述过去艰难生活的时候,没有伤感悲情的渲染,没有声嘶力竭的喊叫,也没有撕裂伤口的展示,而是用平实快乐的语言来讲述,但读来不迟和,很真实,因为什么呢?因为是嫣然的儿童时代的视角来讲述的。生活中的所有苦难与艰辛,在孩子们的眼里永远是快乐的。这不仅吻合人生理方面的正常感知,同时也体现了文学艺术层面应该具有的美感追求。这对于第一次创作长篇小说的张芸来说,是应该给予特别鼓励的。

《逐光而居》这部长篇小说,对英娘的塑造是很成功的。作者用白描的写作手法,作了全方位的详尽描写。“年轻时,英娘干工作可认真了。一般女工到了单位干完手头活儿,就一头扎进更衣室里,闷头织毛衣。毛裤混纺开司米,三股并一股,织得快极了。更衣室里全是女工,一片棒针声响。如果是粗线100号,两个钟头能织一两,一件小孩儿的毛坎肩一天就织完了……英娘从来不迟到,更不会跟一般女工一样没事时躲在更衣室里织毛衣。”

塑造鲜明的文学人物,一定要用丰满的细节,没有细节的严谨支撑,人物往往会“站不住”,会发生“摇晃”。张芸避免了这种“摇晃”,她通过“织毛衣”这件事,不仅给人物做了“加固”,还要给予读者更深刻的印象。在选用塑造人物的“道具”上,作者选择了那个年代最为常见的道具——搪瓷缸。那个年代给优秀工人的奖励,最常见的物品就是搪瓷缸。这时候,作者转变叙述视角,用了女儿嫣然的视角:“在嫣然的记

忆里,英娘一直都在用喷有大红‘奖’字的搪瓷大茶缸喝水,而且每年都会得一个新的。”通过这样的细节呈现,英娘的劳动者形象以及她的性格,一下子跃然于纸上。

假如作者继续按照这个路数讲下去,英娘的形象可能是一个我们惯常印象中的“劳模”形象。尽管没什么问题,但作为文学人物来讲,那并不是完美的。所以,作者没有一路走下去,而是扭转了叙述方向,让人物转向另一条道路,这是一个有“缺陷”的劳动者形象。

“直到潜然(嫣然的妹妹)的出生,一切被打破,不见了带‘奖’字的大红色茶缸。”因为“当时国家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。在伴随着潜然出生带来的喜悦的同时,英娘也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:做深刻的检查,党内警告处分和连续五年不能涨工资”。

这是一个带有“缺陷”的劳动者形象,但是这个“缺陷”是“时代缺陷”,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,这个“缺陷”丝毫不影响英娘的精神内涵。另外,她不仅有个体好女人的共性,“英娘的脾气性格真的挺好,在单位没跟同事吵过架,回到家也没跟公婆拌过嘴。筒子楼里的邻居多,也都是相互谦让”,她同时还有中国女性集体呈现的共性特点,“英娘经常是这会儿还在抱着外孙,过会儿就赶去了医院;一会儿给孩子冲奶,一会儿又在给母亲炖鸡汤,常常是抱着小外孙子,照顾着病重的婆婆。直到后来家里老人陆续离世,家里渐渐冷清下来,英娘不用再整日忙碌,自己可以停下来歇歇时,她的身体却熬不住了——脑出血”。

英娘是《逐光而居》中的主要人物,也是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。这个人物也非常符合城市女性的特点,敢作敢为,为了爱人和家庭,敢于舍弃自己的一切,不顾旁人的眼光如何看待。英娘的性格特点,也为她两个女儿的性格、行为,奠定了最为坚固的思想基础。

《逐光而居》关于天津的当下表达,更多的是通过人物来呈现,但也没有舍弃地域特色这一很好的“抓手”,依然没有单独拿出来,而是附着在人物身上,这就避免了写作新手常常出现的用资料来代替叙事的问题。比如谈到英娘的“吃”,作者是这样写的:“听丈夫边吃边说今天单位又来了一批海货了,单位准备卖大螃蟹,明天就买了带回来。英娘听了可高兴了,因为她就喜欢吃海货。”即使是对天津不了解的读者,也大都知那那句流传甚广的俏皮话“当吃海货,不算不会吃”。

除了在饮食上体现天津元素,另外还有着地理标志的鲜明表现——上海道小学、睦南公园、庆王府、安乐邨等,以及老城厢的生活印迹——院门上面的铜环、刻有仙鹤和蝙蝠的箱柜、大通铺、抽屉上的黄铜把手等。

长篇小说《逐光而居》除了英娘、嫣然和潜然的塑造,还有众多的次要人物、过场人物以及背景人物。作者对每个人物都给予了特别的温情,并通过寥寥数笔来精准表现。在这里仅举一例,比如,姐姐嫣然和妹妹潜然眼中的太爷,通过“三件套”来表现天津老城老人的形象——藤椅、报纸、半导体,虽然用笔不多,但是印象很深,而且历史画面感很强。

《逐光而居》正文开篇是以住在养老院的英娘起笔的,最后“尾声”一章也是以英娘来结尾,恰到好处地完成了叙事的起与合。虽然小说结尾并不先锋,叙事中规中矩,但最后嫣然画的油画挂在家里正面上墙上,这个“动作”却显得意味深长,用艺术方式为这部小说的思想,作了极为隐喻的说明。

结尾是这样写的:画成片的树林郁郁葱葱,远处的蓝天白云,近处的小桥流水、溪中鹅卵石的倒影依稀可见。上高中的儿子问嫣然,为什么把这幅画挂在最显眼的位置?嫣然说:“单丝不成线,独木不成林……”在这里,嫣然的这句话,把英娘一家人走过的风雨之路,以及普通百姓生活的思想动力与精神支撑,作了最好的注解,同时也与书名《逐光而居》完成了叙事意义上的对接。

对于作者张芸来说,《逐光而居》的写作不仅是她个人关于天津的写作追求,同时也给天津作家带来启示,津派文学的当下表达特别需要更多作家加入进来,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前提下,能有更多作家积极地书写新天津的新变化,让津派文学的创作增加更多的可能性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八一期

时代,留下多少让人忍俊不禁的趣事。

我们的童年时代,物质的匮乏造就了无师自通的DIY本领,最难忘怀的就是在手腕上“画手表”。那时,邻居小哥哥在我心里,是像神笔马良一样的存在,他画的牡丹、芍药,灼灼灵韵隔着宣纸都能让人嗅到花香。讷于言而敏于画的小哥哥,一握画笔整个人都似有神助,他三画下就在我们的手腕上画出一只只手表来。那时,分针恍如就在“蹭蹭”地走动。小哥哥给我画的最与众不同,很像后来流行的卡通小蜜蜂造型,我珍爱到一个星期都舍不得洗手腕。看到我爱表成痴,父亲那年去省城出差,特意给我买回一只当时最流行的多功能手链式电子表,它不仅告诉我时间,还能在清晨作为闹铃将我唤醒,成为我形影不离的童年“挚友”,让我在睡梦中都不舍得摘下。

有一次,步入上海来福士广场“城市集市”,犹如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的老上海,穿梭于那充满市井烟火气的老弄堂,望着那些熟悉的“老底子”物件,人潮起伏间,我不由得浮想联翩……若将我们这代人腕上的“老物件”集拢起来,举办一场“腕上展”,那上遇友般的亲切,唤醒的则是一代人共有的童年记忆。

上。记得有一年“六一”节,小伙伴因喜爱而下手来抢,手镯从我手腕上离去之时,我突然脸色煞白,表情痛苦地张大嘴,半天哭不出声来,赤脚医生一路跑来,急慌慌地掐人中、施针灸,折腾了好一会儿,

“腕上”童年

李仙云



我慢慢缓过气来,哇的一声,哭得整条巷子都能听得到。至此,我跟那眼冒宝玉“通灵宝玉”一般的银手镯,再无人敢动了。

童年的我们像宇宙间的小精灵,信手拈来一物,便可脑洞大开,我们把刚结出果儿的小柿子偷偷摘下,用绳子穿成“小柿子手链”。太阳暴晒时,我们跑到田埂边几条红薯藤,掐一段、留一段,让翡翠透明的外皮拽下几条成手链,那是童年的我们人手必备的“红薯藤手链”。那无忧无虑、乐陶陶的童年

在我的印象中,乡村中常见的村名不外有村、屯、寨、沽等,村名为“坑”的从来没有听说过,而我到婺源就走进了一个叫李坑的村子,徜徉其间,似乎从那里的乡风民俗中,获取了许多有益的启示。村民们大多居住在溪水的两岸,这种建筑布局说明李坑过去很讲究风水,因为坊间早有“水向西流必富足”的祈盼。

果然,大家都在经商,街道两侧所有房屋都是门脸儿房,因为村民居住的是平房,所以就不好像城市那样称作底商了。那么,他们经营的都是些什么商品?我想这也应该是李坑经营的最大特色了。这里所有的商品没有一件是从外边采购来的,完全是自产自销,糯米糕是自家蒸的,金钱饼是自家烤的,一口酥是自家炸的……而且让你亲自品尝,若喜欢就打包买走,爱吃就坐下来饱餐一顿。

常见的工艺品不必说,当地盛产香樟,匠人们可以就地取材,制作成各种工艺品,不论是文房四宝,还是儿童玩具,不管是健身器械,还是杯盘餐具,游客们尽可以随意挑选。特别要说明的,樟树乃是一种带有天然芳香的树种,古有恋家不忘家乡之意。加上樟树一年四季常青,生命力旺盛,并有驱赶蚊虫的作用,古徽州一代地地流传着“樟树养丁,水养财”的口头禅,在村口栽种樟树,既美化了自己的家园,又能护佑村子兴旺发达。

大家团团围住了一棵具有1600年树龄的老樟树,它历经千风雨,至今仍枝繁叶茂,其主干似乎不高,但向四周伸展出的树枝,覆盖面积直径已有七十八米,有些已

经垂在地面上,有的则垂进了附近的溪水中,人们为了承接这些垂下的枝条,只好移栽了相同的树种作为它们的依托。

古樟的树身不见树皮,深深的黑褐色透露出在千年历史中,所经历的风风雨雨。游人中,不论是热恋中的情侣,还是须发皆白的古稀老人,都将自己的许愿条打结在那些伸手可及的树枝上,千千万万条鲜红鲜红的飘带,让古樟焕发出火红的青春光焰。人间自有真情在,古樟寄托了红色土地上的人们,勤劳、智慧与思古向新的美好感情。

樟树有那么益处,后来便慢慢地被神化了。乡亲们把樟树当作神来供奉,有谁家小孩难养,就用红纸写上生辰八字,贴在樟树上,逢人就说过继给樟树爷爷了,这样便可消灾避祸,保孩子一生平安。村间还有“樟树底下走,能活九十九”之说。此外,在村头仁立着的树种中,还有枫树、红豆杉、银杏树、松树、檀树、桂花树等。这些树都是有某种寓意的,如枫树,有暗衬“丰”“封”之意,松树有延年之意,红豆杉和银杏能驱蚊蝇、保平安。无疑,村民们的这种精神寄托与迷信无关,反倒表明了乡亲们对古樟心念的深厚情感。

如今,婺源古村落里,处处是古樟蔽日,流水潺潺,看似不经意间生长的,其文化内涵却是十分厚重的。古樟蔽日,婺源每个村头、水口种植的大都是樟树,一是闻香气见喜,二是保佑村民、美化环境。樟树在婺源一直是神灵的化身。“树养人丁水聚才”,古樟往往成为村庄的标志,村中有人出远门,家人必送至老樟树下。

古樟

戴冠伟

